

整合涉农资金，『毛毛雨』变『集中灌溉』

浙江宁海祛除资金碎片化项目随意化，用好乡村振兴的『输血之源』

财政支持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形之手”，被称为“输血之源”。但在现实中，“每个部门手里都攥着一把米”，涉农资金管理权碎片化、项目随意化、资金碎片化、效益低效化等问题时有发生。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近年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改革，共整合20多个部门69类9亿多元涉农资金，精准投向农田水利、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三大类，实行政府统筹协调、项目择优竞选、资金集中投放、绩效监督倒逼，变过去的“毛毛雨”为“集中灌溉”，变“雨露均沾”为“重点突破”，变“跑冒滴漏”为“集中监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头猪身上有多少部门在管资金”？

“一头猪身上有多少部门在管资金？”生猪生产、母猪繁殖补贴，农业保险、生猪屠宰加工、猪粪处理、病死猪处理等等，涉及发改、农业畜牧、保险机构、工商、食药监、环保、科技等多个部门，相关资金分散在各个部门。

宁海县财政局粗略一算，涉及“猪”的部门或机构达到了20个左右，每年的财政专项补助、行政(事业)经费等，数额不菲。这仅仅是围绕一头猪而开展的行业管理、行政审批或相关服务。前提是，这头猪必须是健康的，无疫病的。如果猪出了疫情或其他问题，任何一个部门都管不了，也管不好，必须统筹协调，合力解决。

猪如此，鸡如此，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均如此。

宁海县财政局局长庞建宏说，与全国一样，过去，宁海县在涉农资金管理方面也存在资金“碎片化”、项目“随意化”、权力“部门化”等问题，也出现过个别官员腐败受贿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财政涉农资金在预算安排上存在着部门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在部门二次分配过程中出现了“撒胡椒面”现象，一些人情项目、“钓鱼”项目应运而生，套取了财政资金，同时滋生了官员腐败。这些问题急需通过涉农资金整合改革，在源头上予以杜绝。

从2015年开始，宁海探索“涉农资金整合”，近年来更是进行有效提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按照“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资金整合要求，宁海县通过归并、分类化零为整，握指成拳，实现资金统筹、重点突出、点面结合。

数据显示，2016年，宁海整合21个部门69个项目，立项项目818个，整合本级财政资金5.18亿元；2017年整合20个部门75个项目，立项项目968个，整合本级财政资金4.82亿元。

宁海县茶院乡许民村党支部书记叶全奖对改革感触最深，以前，县里面、市里面都得跑，农办、旅游、规划、交通、水利，几乎涉及乡村建设的部门他都跑遍了。他说，每年这些部门都有多多少少涉及农村建设的资金，用他的话说就是，“你不去跑，资金是不会主动跑到村里来的”。

今年，叶全奖又想将村里的旅游品质再提升一下，主要是修一处停车场，拓宽进村道路，以及修复一些旧房。他感受到了“筹钱”的变化，对照公示的项目和村里实际，挑了3个自认为很有把握的项目。这3个项目，先到乡里进行第一轮PK。乡里经过初选，然后再报到县里。经过专家组的认证和审核，叶全奖报的3个项目因为符合涉农资金引导方向，而且成熟度高，最终都通过了，其中光新农村建设精品村项目的资金补贴就达到400万元。

“农村建设项目实行公开申报，专家评审通过后，资金真的就自己跑上门来了，既方便，又有专家给我们把关，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去干了。”叶全奖说道。

目前，宁海搭建了农田水利类、新农村建设类、农业产业化类三大项目管理平台，对21个部门和18个乡镇(街道)开通项目申报受理网络端口。村里谋划项目，经乡镇(街道)初审、部门复审后，请专家组成联席评审，再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立项。这样就实现了项目网络受理的全覆盖，做到责任可追溯，实现涉农整合项目管理的信息化、程序化和常态化，杜绝了人情项目。今年上半年，全县受理了1914个项目申请，最终立项818个。

“让血液真正输入到乡村振兴中”

宁海县委书记杨勇说，这项改革突破了过去政府权力部门化、项目立项随意化、财政资金碎片化和投资效益低效化的弊端。一句话，把有限的涉农建设资金集中起来，公开透明合力建设新农村。

“财政涉农资金改革体现了政府从管理走向治理，从国家财政体制走向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型过程。”杨勇说，“目前我们正在推动涉农资金从财权整合向事权整合的2.0版升级，扩大涉农资金整合成功经验，把涉农涉农资金也列入整合范围。同时把社会工商资本等资金也导入整合体系，扩大整合盘子。”

培育经济的“造血功能”是财政资金的使命之一。宁海实施集体经济亿元工程，5000万元普惠式补助，5000万元项目化激励，变以往零敲碎打类政策为“普惠式补助+项目化激励”，去年村均集体收入增长25%、20万元以下村全面消除，今年要实现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上全覆盖。

财政杠杆还需发挥“引钱”功能，宁海推行三权分置、租入入股、民宿以奖代补和备案制等改革，促进社会资本充分涌流，撬动发展七色美丽经济。“十二五”以来，宁海游客接待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分别以年均13.7%和21.7%的速度稳步增长，游客接待人次突破1000万，总收入突破100亿元。

如何强化绩效评估“用钱”效能？宁海还配套构建申报、评审、验收全过程指标体系，多部门联动定规则、第三方跟踪做裁判、智能化管理促公正，让低效项目“出得去”“进不来”，真正把财政的杠杆效能发挥到最大，从而助推宁海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截至2016年底，宁海县农村集体经济年可支配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76个，预计到2017年底，全县将全面消除集体经济年收入20万元以下村庄。

多腿走路，八方生财。预计到2020年，宁海县所有建制村集体经济年可支配收入将达到30万元以上，50%村集体经济年可支配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基本建立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村级组织服务能力显著提高。

(本报记者裴立华)

在这里，做一个幸福的农民

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村民：现在县城的人都很羡慕我们

“我是一个幸福的农民”——站在贵州省湄潭县湘江街道金花村“七彩部落”观景台上，记者看到茶园里竖着一个醒目的标语牌。

沿着干净整洁的木栈道，记者走进金花村“七彩部落”村民组。白云青山，葱茏的树木掩映着几处七彩的房子。“七彩部落”，果然不负这个美丽的名字。

“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金花村年轻的村支书冯燕青说，几年前，附近的龙凤村和核桃坝村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山都是同样的山，产业都是茶产业，为什么旁边的村子能发展起来？我觉得是思想观念的问题。”

不怕落后，就怕安于落后。2015年以后，不甘落后的金花村村民们开始发愤图强。他们决定，把茶叶与旅游结合起来，发展农村特色旅游。

“我们农村房屋空置率很高，家家都是二层小楼，七成的房间是空着的，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冯燕青说，为做出特色，他们把房子装饰成七彩风格，还配套建设了“七彩之门、七彩伞阵、七彩广场、七彩木塔、七彩迷宫、七彩乐园、七彩画室”等景观。于是，诞生了迷人的“七彩部落”。

“我们这里的农民，不光是农民，他们还是股东、老板和演员。”冯燕青说，村民们通过集资入股，发展集体经济，“人人是股东，户户能分红”。很多村民开客栈、建茶厂，当起了老板。为吸引游客，村民们晚上搞歌舞表演，村里热热闹闹。

把茶区变成景区，把茶园变成公园，把茶山变成金山。冯燕青说，2015年以前，这里的村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200多元；通过三年的发展，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一二



▲贵州省湄潭县湘江街道金花村村景(7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人均纯收入增长了好几倍；如今，年人均纯收入有3万多元，以前有不少村民在外面打工，现在大多回来了。

记者走进农户徐学书家，这名52岁的村民开了一个奶茶吧，七八名游客正坐在奶茶吧里闲聊。

徐学书说，家里有9亩茶园，不过他

家只卖茶青，这一块每年有4万元左右的收入。“我把家里的空房子装修改造成了11个标间接待游客，加上这个奶茶吧，每月有1万多元的收入。”徐学书25岁的儿子还组建了一个乡村乐队，帮人在篝火晚会、婚礼等场合演出。

奶茶吧里的客人，遵义市民曾小芬说，自己是第二次来“七彩部落”玩。“这

里环境好，空气好，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让人很放松。”

“现在湄潭县城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徐学书自豪地说，“尤其是夏天，我们这里比城里舒服得多。如果拿县城的一套房子跟我们一套房子换，我们肯定不干。”

(记者陈玉明)

新华社贵阳7月23日电

沿淮“庄台人”的搬家曲

吃的喝的都要人送进来。”自记事起，那泽怀印象中已有七八次蓄洪。

“相比以前，这已经好多了。”那泽怀提到的“以前”，那时候他家还住在另外一个庄台——解放庄台上。

“那个庄台更大，也更挤，实在住不下，我父母就搬过来了。”那泽怀说，挤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年蓄洪，把地里的麦穗抢回家，没地方放，只好堆到屋子里，两间房不到30平方米，一家6口人就只能睡在麦穗上。

随着人口的增加，那泽怀的家“只好向上发展，9口人挤在楼上楼下的四间房里。平日里，那泽怀的儿子和儿媳都在杭州打工，家里会宽松一些，逢年过节儿子跟媳妇回家，家里就得打地

铺。老家前后左右都有邻居，最窄的外墙距离，仅能容两人通过。

那泽怀说，他自己是最后一代“庄台人”，以后孩子们不光能住在水淹不到的地方，还能住得舒适。

那泽怀的愿望正变成现实。“目前阜南县还有131个庄台，像那老庄这样200人以下的庄台，我们会实施整体搬迁。”阜南县长李川说，蓄洪洼地绝不能变成民生洼地。按照县里的规划，到2020年，阜南有2.6万“庄台人”会搬到更安全的新家，暂时不能搬迁的，也会通过村庄环境整治、完善基础设施，让庄台变得更适合居民生活。

那泽怀即将要搬去的地方，距离那

老庄大约3公里，“那是一个保庄圩，不只是更安全，里面还有学校、有医院、有广场，我每天接送孙辈上学能少跑好几公里。”那泽怀笑着说，没事的时候，他会去那边走走，看看自己的“新家”建在哪里，旁边都有什么。

和谱村负责人刘杰说，目前迁建工作已完成人口登记、房屋丈量、拍照留存等程序，安置点也已整平完毕。按照现在的规划，那泽怀家能分到一间120平方米的房子。

那泽怀注册了微信，他用了一张城市里高楼大厦的照片作为头像。“现在还有些困难，但一定会越来越好。”那泽怀说。

(记者王立武、陈尚营)

新华社合肥7月22日电

乡村旅游“搭台”，土陶工艺“唱戏”

一个黔北山村的“乡愁经济”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

湿漉漉的菜地里，马琴低挽着裤腿儿，弯腰拔下白菜和莴笋，径直向路对面走去。

小青瓦、坡屋顶、雕花窗、白粉墙，路对面一座三层黔北民居便是马琴的家。屋顶竖着四个红色大字：“花茂人家”。30岁的马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这家农家乐的老板娘。

地处贵州北部的花茂村北依大娄山，气候宜人。“每到夏天，就会有很多重庆的客人过来避暑，吃住都在我家，一待就是两三个月。”

马琴特地准备了8间客房和10张餐桌。她粗略估算了一下：“去年餐饮收入十一二万，住宿也有一两万。”

乡村旅游兴起了农家乐，也复活了花茂村传统工艺——土陶。

作为花茂土陶的第四代传承人，母先才13岁就跟着爷爷和爸爸学土陶，做这行已经30多年了。

花茂土陶始于清代光绪年间，距今已有140年的历史。不同于其他的制陶工艺，花茂祖传的制陶工艺一次成型，无需修坯。由于制作工艺独特，花茂制陶现已成功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花茂全村95%以上的人家都做土陶，村里大多数人以此为生。后来，市场竞争加大，手工土陶因为低效、“土气”逐渐落伍，村里做土陶的只剩下母先才一家。

“七八年前，一个大陶罐，才卖20元，加上交通不好，销不出去，几次我都想放弃，外出打工了。”母先才两手沾满陶泥，低着头边揉陶土边说。

将陶土揉成团后，开始制坯，他用力一蹬脚下的石盘底座，泥盘车迅速旋转，一个陶罐轮廓很快成型。“现在游客随便订制一个小物件，就可以卖50元。”

母先才的陶艺店里人来人往，用土陶制作的兔子、燕子、长颈鹿等摆件很受欢迎，但是最受人青睐、也是销量最好的当属醴子。

醴子是一种土陶烹饪工具。花茂村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白色陶泥，为制作醴子提供了上好原料。“这种白泥制作出来的醴子，胎质细腻坚实，很好的保存了食材的原有味道。”母先才说。

一个醴子由外桶、内钵和锅盖三部分组成。烹饪的时候，外桶倒入水，内钵放入食材，形状像碗的气盖倒满冷水置最顶部。开火后，外桶里面的水蒸气会从内钵上的

气孔冒出，遇到冷天气盖形成蒸馏水，滴在食材上。因此，醴子在当地又称“汽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醴子，当地也就有了一种特色美食“醴子鸡”。“以前家家都穷，只有过年我们才有机会吃到。”母先才说，“制作的时候，将用食盐、姜片、红枣等腌制的整鸡，直接放入内钵进行蒸制，蒸汽在内钵里循环，蒸馏水滴下来形成最原味的鸡汤。”

一锅醴子鸡，在母先才的弟弟母先刚看来，还蕴含着传统的哲学。“气盖里放冷水为阴，外桶里的热水为阳，通过阴阳平衡，鸡里面各种营养元素融合到内钵里的鸡汤，保留原汁原味。”

“我一年能卖出2000多只醴子鸡。”花茂村农家乐“红色之家”的老板王治强自称是母先才的搭档，“游客到我家吃了醴子鸡，觉得很美味，就会去他家里卖醴子。”

今天，母先才要完成一个客户的订单，制作40个醴子。“最近两年，我卖出大概6000个醴子。”母先才的陶艺店里，摆放着36台拉

坯机，这是母先才专门为游客体验陶艺而购置的。“看到陶艺展示，很想自己做一些，留点儿纪念。”来自山东菏泽的游客胡静说，“今天虽然是阴雨天，却能感受到花茂村勃勃的生机。”

据统计，花茂村去年游客接待量近70万人次，300多人吃上旅游饭、发了旅游财。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2012年的6478元增长到如今的1.6万元。

随着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花茂村的乡村旅游方兴未艾，聚合了人气。依托土陶产业，花茂进一步挖掘，提炼陶艺文化，打造了一条集旅游休闲、陶艺展示为一体的陶艺一条街。

走在花茂村的土墙边、篱笆旁，或者自己动手体验土陶制作工艺，都能让人感受到当地对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视，这也得益于花茂村对“乡愁经济”的打造。

“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不比蓬莱，仍可算一方。”教师侯光富退休后常住花茂，每有感慨，他便写几首小诗，记录惬意的生活。

(本报记者刘勤兵)